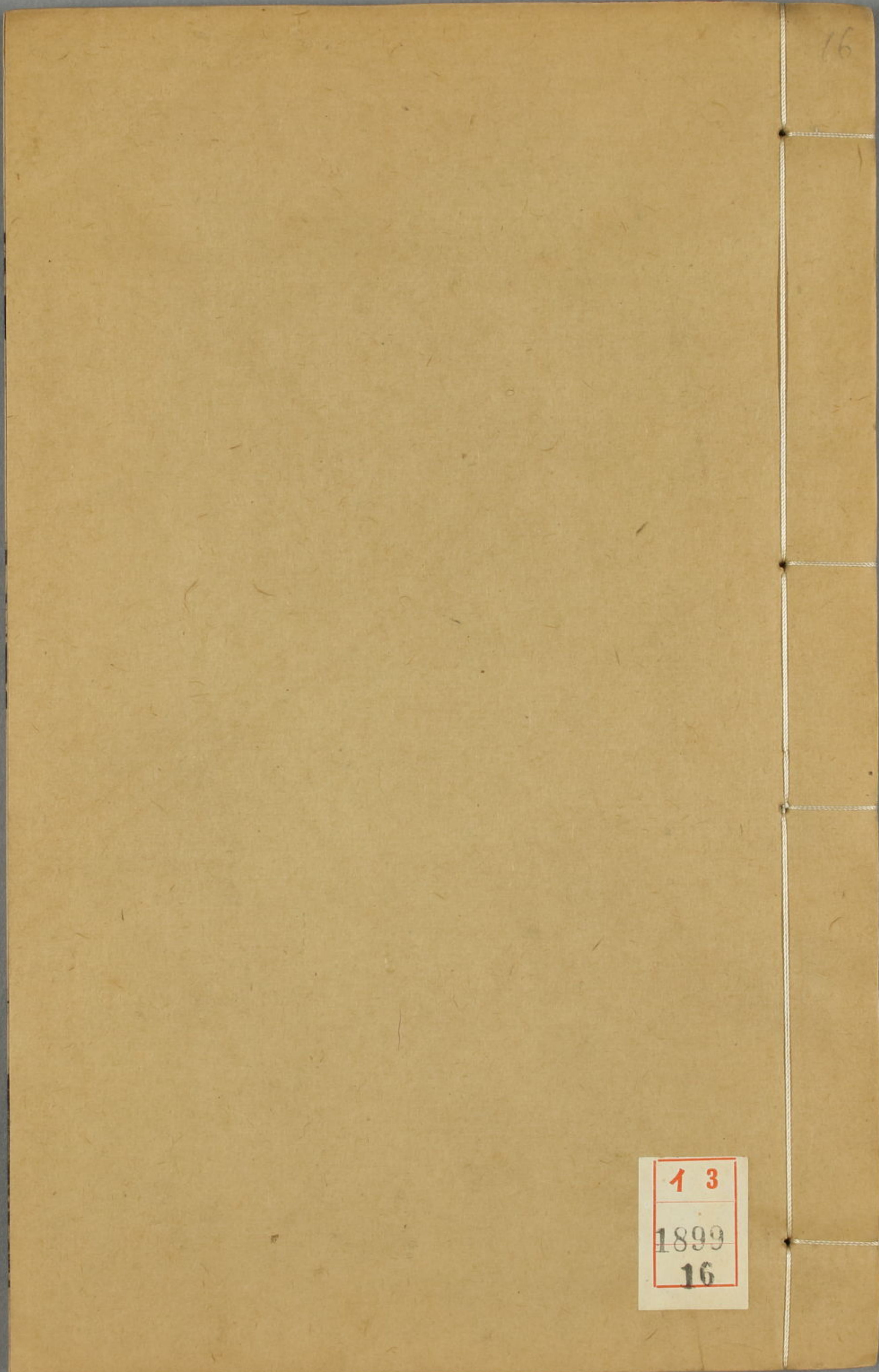




13
1899
16



大中記卷之十六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 隆緯貞甫校

公解

官府太宰以八法治官府註百官所居曰府

周禮

公衙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卽古之公朝字本作牙訛

爲衙

續世說

府寺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風

俗通曰府聚也公卿牧守府道德之所聚也藏府私府

財貨之所聚也寺司也庭有法度令官所止皆曰寺

左傳

疏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

釋名

官舍何並性清廉爲潁川太守妻子不至官舍

漢書

繕葺陸抗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

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

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

吳志

禁毀羊祜都督荊州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

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

晉傳

擅飾杜預爲秦州刺史石鑒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之

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候贖

論本傳

壞舍阮籍爲東平相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

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晉傳

作府園錢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

公解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

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

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爲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

其畧言高貴不尙節畝壟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

婢妄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易譏負乘誠

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

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

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爲差代以旌幽中之

訟

水經注

治解王導治楊州解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爲次道治此

天中已

卷十六

二

爾何少爲王公所重故屢發此嘆

世說新語

陷穴恒恭爲桓石民參軍在丹徒所住廨牀前一小陷穴詳視是古墓桓食常先以鮭飴投穴中如此經年後眠始覺見一人在床前云吾終沒以來七百餘年後絕嗣滅烝嘗莫寄君恒食見播及感德無已依君籍當應爲甯州刺史後果如言

幽明錄

神據蕭惠明泰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後太守不敢上廳惠明謂綱紀云孔季恭曾爲此郡未聞有災遂命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旣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

南史異苑

舍怪樂廣爲河南尹先是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

上

羅舍字君章爲州別駕以廨舍誼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爲材織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

入隍傳昭字茂遠梁天監中爲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且闇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傳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聽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

南史

修廨蔡凝字子居爲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上

息祔徐孝克禎明元年入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間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卽都官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閣自然開閉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卽居之經兩載祔變皆息時人咸以爲貞正所致上

繕理房琯開元中歷慈溪宋城濟源縣令所在爲政多興利除害繕理廨宇頗著能名唐舊唐書

遇神相州刺史宅舊曰王道堅李使君朱希玉前後爲太守皆不生出郡城苟不流死則貶開元中張嘉祐初至郡便有鬼崇備極擾亂祐不之懼往觀之見一女子云已是周故大將軍相州刺史尉遲府君女往者揚堅篡奪廻死王事一門遇害合家六十餘口骸骨在此廳下欲白於人悉皆懼死明公幸垂顧盼祐許諾他日以禮葬於廳後便以廳爲廟歲時禱祀焉祐有女年八九歲家人欲有所問則令啓白神必有應神欲白祐亦令小女出見以爲常也后三年嘉祐入拜大金吾至吳競加以冕服其後皆榮遷云紀聞廣異記獨異志

葺修李聽起爲邠甯節度使邠州衙廳相傳不利葺修

以至墮唐聽曰帥臣鑿凶門而出豈有拘于巫祝而墮公署耶遂命葺之卒無變異唐舊

市第趙惠伯爲河南尹時嘗市楊炎第爲官廨御史劾炎宰相抑吏市私第貴取其直盧杞召大理正田晉評罪晉曰宰相於庶官比監臨計羨利罪奪官杞怒謫晉衡州司馬於是當監主自盜罪絞唐新

舊除李吉甫改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怪不敢居吉甫命舊除其署以視事吏由是安上

綠莎廳河中府有綠莎廳唐治平時好事者常加澆漑兵興以來而好事者劉吉之王禹偁送柴諫議任河中詩云綠莎廳事舊鳴蛩雞鳴集

無廨宋初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官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遍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泄石林燕語

邸驛

邸驛郡國朝宿之舍在京者謂之邸郵騎傳遞之館在四方者謂之驛王驛置騎也說文

乘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左成田橫乘傳詣雒陽如淳曰

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秉傳一馬二馬爲輶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高紀

乘遽公孫黑將作亂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鄩

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昭伐叛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

王江漢毛士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

謂若今時乘驛遽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也玉藻以車曰

傳以馬曰遽釋文

廣成蘭相如奉璧西如秦秦王舍相如廣成舍索隱廣

成是傳舍之名史營客館以周坊飭賓侶之所集廣成

之傳無以傳橐街之邸不能及魏都賦

高陽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食其師古曰傳舍者

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傳

置文帝二年詔曰以給傳置師古曰置者置傳驛之所

因名置紀田橫至尸鄉廐置臣瓚曰廐置謂置焉以傳

驛者曹參取狐父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李陵騎

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各傳

郵亭平帝詔置宗師考察不從教令者宗師得因郵亭

書言宗伯紀薛惠為彭城令橋梁郵亭不修父宣過縣

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付器觀視園

菜終不問惠以吏事傳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从邑垂垂

邊也徐曰郵之言過使所過也廣雅郵驛也置亦驛也

風俗通曰漢改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增

韻又馬傳曰置步傳曰郵

置驛鄭當時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

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明旦常恐不徧前漢

止魏相爲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

傳承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

論棄客市茂陵大治上

具馬王溫舒爲河內太守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

河內至長安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河內皆怪其

奏以爲神速上

飾傳宣帝元康詔吏或飾厨傳稱過使客以取名譽韋

昭曰厨謂飲食傳謂舍言修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

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紀

列傳衛颯建武時遷桂陽太守三縣去郡遠且千里每

一吏出徭及數家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

郵驛於是役省勞息本傳

不納趙孝字長平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

每告歸常曰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

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

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

曰尋到矣於是遂去後漢劉寵累登卿相家無貨稽嘗出

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

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上

籌筆籌筆驛在利州諸葛孔明籌畫於此山水最秀殷潛

之詩沉慮經謀際揮毫決勝時圓觚當八畫前箸此操

持山秀扶英氣川流入妙思筭成功在穀運去事終虧
杜牧之詩未安宮受詔籌筆驛沉思晝地乾坤在濡毫
勝負知川流縈智思山聳助扶持子夜星纔落鴻都鼎
便移郵亭自世換白日事長垂李義山詩魚鳥猶疑畏
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
傳車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
祠廟梁甫吟成恨有餘羅隱詩拋擲南陽爲主憂北征
東討盡良籌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千里
山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恨譙周惟餘巖下多情水猶解
年年傍驛流

滋水驛在長樂驛之東睿皇在藩日經此廳廳西

壁畫一胡頭因題曰喚出張何用苦深藏縮却鼻何畏

不聞香

南部新書

晨候鄭審開元中爲殿中侍御史充館驛使令每傳舍

立晨候自公始也

傳載

開元十六年七月敕傳驛因御史

出使察之二十五年五月御史鄭審檢校兩京館驛猶

未稱使今驛門前十二辰堆卽審剏焉

會要

郎當梓潼縣有上亭驛明皇幸蜀問黃幡綽曰車上鈴

聲頗似人言語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故又名

琅瑯驛羅隱詩山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想雨淋鈴

長樂郭子儀乾元元年破賊河上遂朝京師詔百官迎

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

天中記 卷十六
館驛使裴潏元和中兩河用兵初憲宗寵任內官以充館驛使有曹進五者恃恩暴戾遇四方使多倨有至粹辱者宰相李吉甫奏罷之十二年淮西用兵復以內官爲使潏上疏曰館驛之務每驛皆有專知官畿內有京兆尹外道有觀察使刺史迭相監臨臺中又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闕若令官闡之臣出參館驛之務則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言雖不用帝意嘉之唐舊

相思館鄜州東百里有水名相思河傳舍曰相思鋪令狐楚詩曰誰把相思號此河塞垣車馬往來多只應自古征人淚灑向空川作碧波詩話總龜

萬春延和中敬昭道遷監察御史先是夔州征人舒萬福等十人次于巴陽灘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萬春驛方睡見十人所哀纔寐覺至于再三乃召驛吏問之驛人對如夢昭道卽募善游者出其屍具酒餼以酹之乃移牒近縣脩槨歸之故鄉征人聞者無不感激大唐新語
女巫乘傳肅宗以王璵爲相尙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禱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傳而行中使隨之所至誅求與惡少十數輩橫行州縣至黃州左震爲刺史晨至驛門扃戶不啓震命壞鐶而入曳巫斬階下惡少皆死籍其緡鉅萬悉列上曰臣已斬巫請以所籍錢代臣貧民輸稅其中使送上臣請死朝廷慰獎之唐詔林

驛官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閱之乃往初一室爲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神問曰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功有餘也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菹庫諸茹畢備復問何神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謏矣國史補

高塘濠州西有高塘館俯近淮水御史閻敬愛宿此館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塘館神女何曾入夢來輶軒來往莫不吟諷有李和風者至此又題詩曰高塘不是這高塘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讀者莫不解顏後因失印求新鑄始添濠字南部新書

敷水元稹爲御史分司東都召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新唐書

褒城元稹爲御史奉使東川於褒城驛寶明府廳虞鄉黃丞犯令逃去再使東川至褒城驛黃丞餽酒艤舟積與同酌徧問褒陽山水則褒姒所奔之城在其左諸葛所征之路在其右感今懷古作詩贈黃曰昔年曾痛飲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迎迤邐七盤路坡陀數丈城花疑褒女笑棧息武侯征一種埋幽石空聞千載名本事詩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孫樵記

青雲元稹青雲驛詩峇峩青雲嶺下有千仞谿謂言青

雲驛繡戶青雲閨昔遊蜀關下有驛名青泥聞不意慘
愴若墜牢與狴本集

陽城元稹陽城驛詩商有陽城驛名同陽道州陽公沒
已久感我淚交流祠曹諱羊祐此驛何不侔我願避公
諱名為避賢郵上

條檢柳公綽長慶元年為京兆尹時河朔復叛朝廷用
兵補授行營諸將朝令夕改驛騎相望公綽奏曰自幽
鎮用兵使命繁併館遞匱乏鞍馬多闕又勅使行李人
數都無限約其衣緋紫乘馬者二十三匹衣黃綠者
不下十匹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既盡
遂奪路人鞍馬衣冠士庶驚擾怨嗟遠近喧騰行李將

絕伏望聊為定限乃下中書條流人數自是吏不告勞
舊唐

晉城太和二年榮陽守楊歸厚奉詔成新驛周以高墉
乃樓其門勞迎展蠲縻之敬餞別起登臨之思走轂奔
蹄遄征急宣入而忘勞出必屢顧其傳舍之尤乎劉禹錫管

城驛記

三鄉劉禹錫至三鄉驛都明皇望女几山詩斐然有感
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
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
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惟有秋風辭本集會昌時有時
三鄉者云余本家若耶溪東從良人西入函關寓居晉

昌里第不幸良人已矣邈然無依帝里方春吊影東邁
涉澧水歷渭川背終南陟太華經號畧抵陝郊揖嘉祥
之清流面女几之蒼翠凡經過之所皆昔讌笑之地遂
命筆聊題終不能滌其懷抱翰墨非女子之事名字故
隱而不書詩曰昔遂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歿妾空還謝
娘衛女不相待爲雨爲雲歸舊山和者十一首工祝何
曰女几山前嵐氣低佳人留恨此中題不知雲雨歸何
處空使王孫見卽迷劉谷詩曰蘭蕙芬芳見玉姿路傍
花笑景遲遲苧蘿山下無窮意併在三鄉惜別時張綺
詩曰洛州依舊好風光蓮帳無因見女郎雲雨散來音
信斷此生遺恨寄三鄉

雲溪友議

五荆南舊有五花館待賓之上地也故將肱上成汭
詩云不是上名台姓字五花賓館改從容

南部新書

稷山稷山驛吏王全作吏五十六年人稱有道術往來
多贈篇什故李義山贈詩云過客不勞詢甲子唯言玄
字與時人

上

皇華廣州押衙崔慶成轄香藥綱詣內庫抵皇華驛舍
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捨君我甯不悔
俟君回轅別圖後會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
厨飯泊還不敢宿皇華寓宿旅邸前婦人來曰今日之
事可諧否十二字能辯否慶成不對因命青衣進酒終
不舉觥乃作詩云妖魄才魂自古靈多情心膽似平生

知君不是風流物却上幽原怨月明青衣曰小娘子嘗
 養鸚鵡十餘年竟不言今其驗乎婦人嘆曰是矣乃作
 啞鸚鵡詩曰彫籠馴養許多時終歲曾無一句詞深恨
 化工情太誤因何偏與好毛衣擲紙于地燈火俱滅丁
 晉公嘗見十二字曰川中狗蜀犬也獨字百姓眼民目
 也眠字馬撲兒瓜子也孤字御厨飯官食也館字乃獨
 眠孤館四字披遺

白沙驛在永州一百二十里祁陽縣下臨湘水西
 岸門外有亭以形勝盡在此也詩話總龜

草市河東馬鋪有驛驢善行者鋪卒名為草上烟有
 勢力使命常數程打過好事作詩云過此唯尋草上烟

數程打過苦尤偏詩話

閭里

閭里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圖
 禮爾雅巷門謂之閭說文里門也周禮五家為比五比
 為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群侶也說文里居也周禮五
 家為隣五隣為里風俗通云五家為軌十軌為里里者
 止也五十家共居止也

清節齊稷門外東北二百步有晏平仲冢宅左傳晏子
 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要弗更為誠曰吾生則近市
 死豈易志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曰清節里水經注

勝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圓車鄒陽書

錦里張儀築益州城故錦澗也號錦里益州記

樛里樛里子名疾高誘曰其里有樛樹故曰樛里然疾

居渭南陰鄉之樛里故號曰樛里子又紀年則謂之褚

里疾史記

閭左秦二世發閭左戍魚陽九百人師古曰發閭左之

人皆遣戍也漢書應劭曰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

秦亡食貴志

中陽高皇帝家在沛豐中陽里及為天子祠豐故宅漢書

宋謝莊水賢表曰升歷中陽英賢起于徐沛受籙白

水茂異出于荆宛南史姬宗之在水滸也鸞鸞鳴於岐山

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史通

里母容謂蒯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

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

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

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且去過所善諸母語

以事而謝之里母曰汝安行我今令而家追汝矣即束

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

之亡內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緼乞

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

曹相國漢書

戚里石奮高祖召其姊為美人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

古曰於上有戚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本傳

萬石君奮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

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廼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前漢

長安長安閭里一百六十室居櫛比門巷修直有宣明

建陽昌陰尙冠修城黃棘北煥南平等里宣帝在民間時常在尙冠里劉向列女傳節女長安大昌里人也黃

高陽荀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

人謂八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豪賴陰令渤海苑康以爲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後漢賀德仁在陳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

辭稱人爲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

弟八人時比漢荀氏太守鄱陽王伯山改所居井滂里

爲高陽云新唐

冠蓋宜城縣有太山山下有廟漢未多士其中刺史二

千石鄉長數十人朱軒華蓋同會於廟下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雅嘆其盛號爲冠蓋里而刻石銘之水經注互見亭

宜春左思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

齊王固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晉傳

四里元魏伊洛之間夾御道作四夷館道東有四里一

日歸正二日歸德三日暮化四日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已後賜宅歸正里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

賜宅歸德里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賜宅墓化里西夷來附者處崦嵫館賜宅慕義里

洛陽伽藍記

穢里 劉繪字士章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者所居名穢投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孔子何闕而居闕里繪默然無忤意嘆其辨速

南史

仁里 明山賓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蕃擁族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詒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庾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五經士

南史里

上仁之所廬

選

匪仁里其焉宅匪義跡而焉居

上

三柱 劉仁軌咸亨中進爵爲公子及兄子授上柱國者

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爲樂城鄉三柱里

新唐

居巢 劉知幾封居巢縣子鄉人以知幾兄弟六人進士

及第文學知名改其鄉里爲高陽鄉居巢里

舊

鳴珂 張嘉祐嘉貞弟嘉貞爲相時任右金吾衛將軍昆

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間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新

愴別 吐蕃請婚中宗以所養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

妻之帝爲幸始平縣設殿帳於百頃泊側餞別因改始

平縣爲金城縣又改其地爲鳳池鄉愴別里

舊吐蕃傳

同里 韋貫之名純爲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

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唐

安邑李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

靖恭咸通中楊汝士與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靖恭里

第弟兄並列門戟南部新書

修行楊收兄發假弟嚴皆顯貴號修行楊家與靖恭諸

楊相比長安志近俗以權臣所居坊呼之安邑李吉甫也

靖安李宗閔也驛坊韋澳也樂和李景讓也靖恭修行

二楊也皆放此南部新書坊邑里之名說文坊方也言人所在

里爲方演

白沙李愚所居暴雨一庭俱爲白沙及薨得地于白沙

里時號白沙相公紀異錄

不遊崔稅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遊里巷十餘年人罕

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甲科五代史

栗里陶淵明所居栗里兩山門有大石可坐十人教坊記

孝義魏世宗詔曰李謐屢辭徵辟志守冲素可遠傍惠

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靜處士表其門閭以旌高節於是

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又云比史

薛曲東京昭國坊有薛繪子姪十人冠冕茂盛時號薛

曲西京記

市

市市時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匱也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所鬻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也或曰古者二十畝爲井因井爲市故云也風俗通市買賣之所也說文關市垣也闔市門也古今注市巷謂之闔市門謂之闔巷謂之閤顏延之纂要市中空地謂之廛鄭衆周禮主作市神農作市高陽氏衰市官不修祝融修市古史祝融作市本祝融顓頊臣爲高辛氏大正注宋衷九市武王伐紂得二夫人問曰殷國將亡亦有妖乎曰殷君喜修宮室大者宮室九市太公六諡夜市郡國志曰幽州有邠亭新論曰邠縣邠亭本太王所部其人將與夜市不爲則有童害焉

市井夫田之義有五一日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春秋井田記學齋佔俾云後漢循吏傳曰首不入市井注引井田記云謂不見于他書今劉寵傳注無之妄刪古籍可恨也哉

斧牛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恠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韓內儲

市南仲尼之楚楚莊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

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曰丘也聞不言之矣市南宜僚美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耳寢乘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莊庚楚孔子之楚舍於蟻兵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耶仲尼曰是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聲銷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則陽

近市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履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韓非子

七市齊桓公宮內有七市韓娥東之齊乏糧過雍門鬻歌於市乃此也上

吹簾伍子胥之吳乃佯狂塗面行乞於市市人罔有識者翌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與俱八見王僚吳越春秋子胥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荆平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吳王下階迎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越絕書

鶴舞吳王闔廬有女怒王先食蒸魚乃自殺闔廬痛之葬於邦西閭門外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

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

吳越春秋

市虎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韓非子

爭利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成翟去王業遠矣

史記

求存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

曰者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不敢以爲言

戰國策魯連子同吏記馮驩謝客語稍同

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

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史本傳

擊筑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

人者史記

直市雍州富平西南十五里有直市城秦王文造物無

二價以直市爲名郡國志

地市始皇作地市與生死人交易令云生人不得欺死

者物市吏告始皇云死者陵生人生人定入市門斬斷

馬春故徐云秦地市有斷焉三秦記始皇陵有銀蠶金鴈

以多奇物故俗云秦王地市郡國志

東市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二

人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史記

坐市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

稅而已今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

雨食貨志

關變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

關變吏不能禁及尹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漢書

林市萬章字子夏長安熾盛街間各有豪俠章在城西

柳市號曰城西萬子憂

門如哀帝貴鄭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

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冰

第市司隸校尉解光奏王根曰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

而立土山而立兩市殿上赤墀戶下青瑣

賣市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

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俱同上

槐市 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為博士舍人中區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為隊無墻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反經書傳記笙磬器物相與買賣雍雍揖讓論議樹下侃侃閭閻黃圖王莽作宰衡時建弟子舍萬區起市郭上林苑中三輔舊事云漢太學中有市有獄上

市卒 梅福元始中王莽顓政棄妻子去後人有見福于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漢書越州梅市即梅福為市門卒之所郡國志

閭曹 王充字仲任會稽人也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至博通謝承後漢書

公超 張楷字公超門徒常百人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後書

不二價 韓康字伯休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上

蒲胥 郢城內有市名蒲胥故南齊校尉府也郡國志

苑市 齊東昏以閼武堂為芳樂苑於苑中立店肆摸夫為市令自為市吏錄事將鬪者就潘妃罰之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于時百姓歌云閼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南史紀

市易大業六平諸夷來朝請入市交易煬帝許之於是修飾諸行葺理邸店皆使薨宇齊正卑高如一壞貨充積人物華盛時諸行鋪竟崇侈麗至賣菜者亦以龍鬚籍之夷人有就店飲噉皆令不取直胡夷驚視寢以爲

常

兩京記

豐都洛陽南市卽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之時掘得一塚無輓甕棺中有平上朱衣銘云筮言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廟於斯見矣校其年月當魏黃初二年隋唐嘉話利人西市隋曰利人市市西北隅有海池長安中僧法成所穿分未安渠以注之以爲放生之所穿池得古石銘云百年爲市而後爲池自置立市至是時百餘年矣

兩京記

賣卜武攸緒則天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唐新

官市德宗時宦者主官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厘左謂之白望無詔交驗覈但稱官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諫臣交章列上皆不納上吳湊以戚里爲京兆尹深言其弊張建封入覲具奏之德宗頗深嘉納蘇弁希宦者之旨因入奏言便千墮業之徒官市不爲之改舊唐書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官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韓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爲連州山陽令上

公入杜司徒常言我政政之後必買小駟飽食訖踣

之着簷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卽足矣後致仕果行其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在吾計巾矣劉禹

錫嘉話

置權量柳仲郢拜京兆尹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之禁私製者北司吏入粟違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

無敢犯新書

草市蜀東西川之人常互相輕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東門之草市也豈得與我耦哉柳仲郢爲東川節度使聞之謂僕賓曰吾立朝三十年清華備歷今日始得爲西川作市令聞者皆笑之故世言東西兩川人多輕薄南部新書

鬼市俗說務本坊西門是鬼市或風雨隳晦皆聞其

喧聚之聲秋冬夜多聞賣乾柴云是枯柴精也又或中

秋望夜聞鬼吟六街鼓絕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日有

和者云九衢生人何勞勞長安土盡槐根高歲時雜記海邊

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鷄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番畧雜記

虛所嶺南謂材市爲虛柳子厚童區寄傳云之虛所賣

之又詩曰青筠裹塩歸洞客綠荷包飯趁虛人市之所

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嶺南材市滿時少虛時多故曰

虛青苑雜記

分甯縣本常州亥市也嶺南材落有市謂之虛不常會多虛日也西蜀曰度如瘴疾間日復作也江南人

惡以疾稱故止曰亥耳又荆吳俗有寅申巳亥日集于市故詩亥市徐鉉水志蜀有疾市間日一集如疾瘳之發其俗又以冷熱發歇爲市喻青箱

市禁孔子告仲弓曰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兵車菸旗不粥於市犧牡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菓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家語

市廟記六長安市有九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爲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又曰旗亭樓在杜門大道南又有當市樓有令署以察商賈貨財買賣貿易之事三輔都尉掌之西京賦云郭開九市通閭帶闔旗亭重立俯察百隧是也黃圖

四通後魏立市於洛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間謂永橋市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湏鱸皆詣取之洛陽伽藍記

市語長安市人語各不同有葫蘆語鑠子語紐語練語三摺語通名市語兩京雜記

三市三市大市名也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馬市在大城東按金市名商觀西兌爲金故曰金市洛陽記

肆店肆者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者所以置貨鬻之物

也古今注

青羊老子爲關令尹喜著道經臨別日子行道千日後

於成都青羊肆尋吾今爲青羊觀也蜀本

葱肆呂僧珍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爲業僧珍至乃棄業

求州官僧珍曰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

葱肆耳南史

鷄肆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自業里中謂之鷄肆言若

鷄之因剔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有士

人陸景暘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入內梳洗衫又極鮮

屏風氍褥烹無所不有景暘問曰主人卽如此快活何

爲不罷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七牛馬

散失復業已來家園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朝野僉載

女肆葱嶺以東俗喜淫龜茲于闐置女肆征其錢新唐

星貨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鱗其物以鬻者曰星貨

鋪言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今俗呼爲星火鋪誤也李濟

翁資暇集

駟儺子貸金錢千貫節駟儺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孟康

曰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儺其餘利師古曰儺者合會

二家交易者也駟者其首率也前貨殖傳

大駟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駟儺人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

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呂覽尊師

市師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爲京司市師
漢司東市令也貨直

道路

道路道蹈也路露也言人所蹈而露見也城下路謂之
豪步所用道謂之蹊釋名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
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
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達廟中路謂
之唐大路謂之奔爾雅亦軌垣銜徑航船干道也

廣雅

阡陌南北爲阡東西爲陌

風俗通

長安中有九陌漢宮東

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

子建詩

四達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
之衢今之國都男女切蹠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淮南齊俗

弃灰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

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
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
且夫重罪者人之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
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一日殷之法弃灰
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
人何太毅也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
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韓非子

道弗定王使單襄公聘宋假道于陳火朝覲矣道弗不

可行也司空不視塗道無列樹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
有大咎國必亡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故先
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
道十月成梁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今
陳國道路不可是廢先王之法制者也其能久乎周語
失道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
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韓非子

爭道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
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轂擊而折大夫車軸
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

狹路之中妾避之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
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而
反怨妾豈不貳過哉列女傳

術子產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術者
莫之授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呂覽下賢孟春審端
經術注端正其經路不得邪行也呂覽吟涂陳術亦道路

別名物學記

別塗孔子用魯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
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呂樂成

五父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
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

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色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攘袂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孔子曰由之野也女之飡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檀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

韓外儲

多岐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

不知所之所以反也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

列說符

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

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

淮說林

堙谿中山之國有風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風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逆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爲權而子逆之不韓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穀而行至衛七日而風繇亡

呂權

風繇韓子作仇

絲衛作齊

金牛昔蜀王從卒數千餘出獵於褒谷而溪奏惠王亦
畋千山中怪而問之以金一筐遺蜀王及報欺之以土
秦王大怒其臣曰此秦得之端秦王未知蜀道乃刻石
牛五頭置金於尾下偽如養之者言此天牛能尿金蜀
人見而信之乃令五了共引牛成道致之成都秦始知
蜀道使張儀伐之蜀王開戰不勝而七

十三
州志

馳道秦紀始皇二十七年治馳道汪白馳道天子道也
蔡邕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今之中道然漢令諸侯有
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不如令
沒入其車馬

黃圖

賈山至言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

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

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

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

漢書

鮑宣為司隸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沒入其

車馬

本傳

行必以車馬故以馳名

選注

年不順成馳道不修

毛詩注

甬道漢王屯滎陽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應劭曰恐

敵抄鎰重故築垣墻如街巷也

紀

棧道張良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

亦視項羽無東意注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

紀

復道高祖居南宮從復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如淳曰

上下有道故謂之復紀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

蹕煩民作復道方築武庫南紀桂宮周圍十里內有複

道橫渡西至神明臺二輔故事

間道韓信欲東下井陘擊趙李左車說趙王曰願假臣

等三萬兵從間路絕其輜重注徵路也黥布先從間道

破關下軍本傳

靈山司馬相如畧定西南夷通靈山道橋孫水注鑿開

靈山道置靈道縣本

耳廷壽陳湯上疏云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

頭藁街蠻夷邸間本傳長安城中有藁街二輔故事

子午平帝元始五年秋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

道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子北方也

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古

南山有谷通梁漢道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

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圻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

者是午共為子午道漢傳子午長安正南山名二秦記王莽

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蓋以子午為陰陽之王氣

也拾地志

九達長安城面三門四面十二門皆通達九達以相經

韓衢路平正可並列車軌十二門三塗洞闢隱以金椎

周以林木左右出入為往來之徑行者升降有上下之

別三韓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西都賦城郭之制

天中記

卷一六

三十一

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

西京賦

飛狐建武十三年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詔王霸將弛刑徒六十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布土石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注飛狐道在今蔚州飛狐縣北通嬀州懷戎縣卽古飛狐口也

後傳

距飛狐之口注曰在代郡西南

與馬肅宗崩廉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奏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卽牽馬造

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

後漢

嶠道建初八年鄭弘爲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系弘奏開零陵桂楊嶠道至今爲常路

本傳

褒斜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

順紀褒

斜漢中谷名南曰褒北曰斜

二秦記

褒水東南歷小石門

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永平中司隸校尉楊厥所開建和二年王升琢石頌德蓋因石牛道而廣之

水經

注諸葛孔明揚聲由斜谷道取郿

避泥鍾皓字季明爲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惡其

相麗

與從者公雖在城司徒今日爲獨行耳

先賢行狀

街卒孔嵩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養親賃爲阿里街卒遺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懷道卒伍不亦痛乎嵩曰侯嬴賤役晨門卑下之位古人所不耻何痛之有故其讚曰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所役拱秀含芳水經嵩在阿里正身勵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後傳

閣道諸葛孔明與兄瑾書云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牛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杜此其窮極不可強也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填有居子龍與孔明議之哉其路山谷常有患難人挂待綠崖與伯苗

相聞而已水經

銅駝洛陽太尉司徒兩坊間謂之銅駝街魏明帝置銅駝諸物於閭闔南街陸機云駝高九尺積出太尉坊者也上銅駝街在洛陽宮南金馬門外人物繁盛俗語云金馬門外聚群賢銅駝街上集少年陸機洛陽記

左擔江由左擔道按圖在陰平縣北於城都爲西其道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擔也鄧艾束馬懸車之處任豫州記

開道天紀二年衛尉岑昏表修百府自官門至朱雀橋夾路作府舍又開大道使男女異行夾道皆築高牆瓦覆或作竹藩環濟吳紀

通鑑王戎簡脫不持儀刑好乘巴滇馬雖爲三司宰尔

私行巡省園田不從一人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至大
官相逢戎輒下道避之竹林七賢

哭途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

反魏氏春秋

四達晉穆帝升平二年二月詔曰欽飛督王饒忽上吾
鳩鳥一口云以避惡此凶物豈宜妄進於是鞭饒二百

使殿中御史孫雲焚其鳥于四達之衢中興書

樹柳符堅滅燕趙之後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路槐樹

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旅行者取給於塗工商資販

於道崔鴻前秦錄

盤道氏人揚難當居仇池山高二十里羊腸盤道三十

六廻王智深宋紀

相逢司馬膺之神氣甚高性方古舊典楊惔同爲黃門

卽至惔爲尚書令抗礼如初曾路逢惔威儀導別乃於
樹下側避惔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

避赤棒本不避卿惔甚重之北齊

植槐李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

雨頽懷每煩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堠處植槐
本代之旣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見恠問知之

日豈得一州獨尔當天下同之於是分諸州道路一里

植一木十里植二木百里植五木焉北史

御道 隋煬帝大業元年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邦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旁皆築御道樹以柳

街鼓 舊制京城內金吾曉暝傳呼以戒行者馬周獻封章始置街鼓俗號夔夔公私便焉有道人裴修然雅有篇詠善畫好酒常戲馬爲渭川歌詞曰遮莫夔夔動須傾湛湛杯金吾儻借問報道玉山頽其爲時人所賞

新語

龍尾 舍元殿側龍尾道自平階至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焉兩垠攔檻悉以青石爲之至今石柱猶有存者

賈氏談錄

安祿山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

本傳

別開 高宗將幸汾陽宮以狄仁傑爲知頓使并州別開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以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有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耶遽令罷之高宗聞之嘆曰真大丈夫也

舊唐

鑿山 陸象先爲益州長史奏嘉邛路遠請鑿岷山之南以從捷近發卒從役居人不堪多道亡瘡死行族无利左拾遺張宣明監姚雋諸軍事兼招慰使乃親驗其路審其難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雲深谷無景至有斗絕巨險殆不通人蹤經之者必搏壁傍崖脅息而度雖竟日登頓二十許里木人猶堪淚下鉄馬亦可跡穿

象先覽之兢惕遽罷役乃舊路以聞蜀人賴焉唐新語

通鑑初房琯嘗尉馮翊陸象先下孔目官黨芬于廣衢相遇避馬遲琯拽芬下決春數十下芬訴之象先日汝何處人芬曰馮翊人又問房琯何處官人芬曰馮翊尉象先日馮翊尉決馮翊百姓告我何也琯又入見訴其事請去官象先日如黨芬所犯打亦得不打亦得官人打了去亦得不去亦得太平廣記

蜀道李白嘗爲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于上青天白以刺嚴武也後陸暢復爲蜀道易曰蜀道易易千履平地暢倭韋臯也初暢受知于臯乃爲蜀道易獻之臯大喜贈羅八百疋尚書收實

道槐貞元中度支欲取兩京道中槐樹爲薪更栽小樹先下符牒華陰華陰尉張造判牒曰召伯所憩尙不剪除先皇舊遊豈宜斬伐乃止國史補

道貞元二年李晟收復京城朱泚以千餘人西走昏忽迷路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父曰豈非朱大尉耶爲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田父曰天不長兇地不生惡蛇不爲龍鼠不爲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將殺之忽亡其所在杜陽編

偏路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自藍田至內鄉開新道其百餘里廼山取塗人不病涉謂之偏路地里志

蜀之士子莫不沽酒慕相如滌器之風陳會郎中

家以當壚爲業爲不掃官街吏歐之其母甚賢勉以進修不達不要歸鄉以成名

每歲舉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齎至中都勛業後業成元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旆闔其戶家人猶疑之逡巡賀登第實聖善獎諭之力也

唐語林

天威高駢鎮安南使者歲至乃鑿道五所置兵護送其徑有青石或傳馬授所不能治旣攻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

唐書

吳崔太初多疑好察每通街交會之所牆必置耳謂人曰還聞牆有耳否非牆耳乃吾耳行路之人鮮敢

偶語

九國

天街天街兩畔槐樹俗號爲槐衙曲池江畔多柳亦號爲柳衙意謂其成行列如排衙也

中朝故事

裙腰白樂天杭州春望云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徑斜注孤山寺路在湖州中草綠時望如裙腰

長慶集

鳥道交趾郡治龍編自興古鳥道四百里

南中志

李太白

詩而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

畏塗天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莊達生

畏途巉巖不可攀

李太白詩

末路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

秦策

古道 南唐元宗廬山百花亭刻石云蒼苔迷古道紅葉

亂朝霞

迷途 廻朕車而復路及迷途之未遠楚辭寔迷途其未遠

覺今是而昨非歸去來辭迷途知反往哲是與丘希範與典陳伯之書

邪徑 焦先孝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

京兆任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
仵涉慕之爲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仵人不肯從謂

之原天仵前書

郊郭 杜預釋地曰河南縣王城西有郊郭陌水經注

紫陌 漳水北逕祭陌西戰國之世徐巫爲河伯取婦祭
於此陌西門豹投巫河中淫祀雖斷地留祭陌之稱舊

融以爲紫陌也趙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於水上爲
浮圖澄先造生墓於紫陌卽此處也水經晉書自啟塋墓

于鄴西紫陌

織路 庸織路於四裔分期與彼其何瘳思立賦言涉路東

西有似於織也

邯鄲 漢文帝至霸陵居北臨厠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

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史記

陳倉 諸葛孔明與兄瑾書曰有綏陽小谷雖山嶮絕重

溪水縱橫難用行軍者羅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
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板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

者也水經

天中記

卷十六

三十八

逆旅

就國 師曲父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處安殆非就封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菜餽來伐與之爭營丘史記太公蹶起卽路俄有追者至以其出關遂王獨異志

假道 荀息假道於虞曰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弊邑之南鄙左傳僖士

暮舍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浙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

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說苑

宋東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列子

王桂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主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楚策

投宿帝卽位爲微行嘗至栢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翁惡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姬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姬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姬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姬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姬金千斤擢其夫爲羽林郎漢武微故事行栢谷遇辱竇門又感其妻深識之饋既返玉階厚賞賚焉賜以河津令其鬻渡今竇津者是也故潘岳西征賦酬匹婦其已秦胡厥夫之謬官袁豹之徒並以爲然余按穆天子傳曰天子自竇輪乃次于涇水之陽丁亥入于南鄭考其泐歷所鍾路直斯津以是推之知非因

門矣水經

除糞第五倫自度仕宦牢落遂將家風客河東變易姓名自稱王伯齊當與奴載鹽北至大原販賣每所止客舍去輒爲糞除陌上號曰道士開門請求不復責舍宿

直東觀漢記

供客周防字偉公父楊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後漢

洒掃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洒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別傳

客舍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爲客舍主身爲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爲戲樂後五

行志

客議謹按客舍逆旅久矣其所由來漸矣行者賴其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貨還各得其所役賦而因民利誠惠加百姓而公無所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自唐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潘岳客舍議

僂女入虞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鷄鳴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家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不虞投之不顧晉傅

獨酌馬周西行長安至新豐宿於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周遂命酒悠然獨酌主人翁深異之及為常

何陳便宜二十餘事太宗怪其能問何何荅曰此非臣發慮乃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召見甚悅隨大用敕求勝地為周起宅談賓錄

失家滄州南皮丞郭務靜性糊塗與主簿劉思莊宿于逆旅謂莊曰從駕大難靜嘗從駕失家口三日于侍官幕下討得之莊曰公夫人在其中否靜曰若不在中更論何事朝野僉載

訪謫仙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又請所為文白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數四號為謫仙人本事詩

駭馬熊執易赴舉行次潼關秋霖月餘滯於逆旅俄聞

隣店有一七吁嗟數次執易潛問之曰前堯山令樊澤舉制科至此馬斃囊空莫能自進執易造焉遽輟所乘

馬倒囊濟之執易其年罷舉澤明年登科

據言

賦詩李義山遊長安投宿旅店適會客因召與坐不知為義山也酒酣客賦木蘭花詩眾皆誇示義山后成詩

曰洞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丹上

望不知花是此船身坐客大驚詢之方知是義山

古今詩話

零陵總記陸龜蒙所作

村

禹會濠州鍾離縣塗山禹娶所也山西南有禹墟及禹會材蓋禹會諸侯之地

輿地志

石紐禹汶山廣柔人生於石紐村其地名剗兒坪

元和郡縣志

志

今夷人共營其地方百里不敢畜牧有罪逃其野中

捕者不敢追之畏禹神能藏三年不為人得則共原之

言為禹神所祐也

華陽國志

祿里吳太湖中洞庭山西南中號祿里村用里先生所

居也

史鉅義

昭君王昭君生於峽州今有昭君村綠珠生於白州今

有綠珠江貴妃生於蜀嘗誤墜池中後人呼為落妃池

楊妃外傳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杜詩

晉穆帝后父何準寓居海鹽南三里后將產之

夕有羣鳥夜驚於聚落爾後鳥更鳴眾其異之及明大

赦乃穆帝立準女爲后之日

錦沙睦州清溪縣錦沙村傍山依壑素波澄映錦石舒

文冠軍吳喜聞之而造馬鼓柅游汎彌旬忘返歎曰名

山美石故不虛賞使人忘朱門之志

睦州記

昉歙縣有昉村俗說任昉爲新安太守因行春至此

愛其雲溪綠源尋幽累日不返百姓因名其溪爲昉溪

溪旁村爲昉村村旁有山近故北野縣每山上石墜則

不利縣官縣廢後其事亦止大中十年刺史盧藩改曰

任公村任公溪

寰宇記

浣花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爲送浣花村

杜甫於成都詩

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

狎舊唐

埋懷馬燧計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

名埋懷村乃大喜曰擒賊必矣

國史補

朱陳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一村惟兩姓世世爲婚

姻百詩

箸下長興若溪夾溪悉生箭箸南岸曰上箸北岸曰下

箸二箸皆村名村人取下箸水釀酒醇美勝於雲陽俗

稱箸下酒

輿地志

巴鄉魚復尉戍江之左岸有巴鄉村村人善釀故俗稱

巴鄉清郡出名酒村側有溪溪中多靈壽木中有魚其

頭似羊豐肉少骨美於餘魚

水經

平樂魚腹縣東狼山縣舊屬武陵縣北十餘里有神穴平居無水時有渴者誠啟請乞輒得水或戲求者水終不出縣東十許里至平樂村又有石穴出清泉中有潛龍每至大旱平樂村左近村居輦草穢著穴中龍怒湏臾水出蕩其草穢傍側之田皆得澆灌

東亭從平樂順流五六里東亭村北山甚高俊上合下空空微東西廣二矣許起高如屋中有石林甚整頓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吹制分隨偃而輪不得過越不偃而輪輒肉往觀者去時特平暨處自然恭肅矣

石塘桂陽陽山縣西北有石塘村村之流水側有稼章木本逕可二丈其株根猶存伐之積載而斧跡若新羽

族飛翔不息其傍眾枝飛散遠集鄉亦不測所如唯見一枝獨在舍涯水矣

萬歲桂陽柳縣有千秋水出西南萬歲山山有石室室中有鍾乳山上悉生靈壽木溪下卽千秋水也水側民居號萬歲村其水下合黃水

湘陂郴縣南湘陂村村有圓水廣圓可二百步一邊暖一邊冷冷處極清綠淺則見石深則無底暖處水白且濁玄素旣殊涼暖亦異厥名除泉其猶江乘之半湯泉也水盛則瀉黃溪水耗則律徑輟流

石休甯縣西斷石村舊名吳日村西南有石壁下臨深溪舊經云昔有兩舟泊此一祭一否夜有神人徙祭

者舟北岸有石自絕壁墜碎不祭者舟石墜處遂成石室輿地志

梅花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周圍三百餘里嶺十五峯三十二其峯之秀者曰飛雲玉鵝錦繡玳瑁飛雲峯路側有梅花村南越志蘇軾詩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爲骨永爲魂

木香宜城縣西六十里有木香村唐段成式別業也池志**梅迴**洪亭村下有梅迴村舊云是梅槐合生成樹是以名之今音訛謂之梅迴王端休江陵記

木客越有木客村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造阿房宮者食木實得不死時下山就民間取酒爲詩云酒盡君莫

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美明月徐鉉

老人蜀青城山有老人村其溪多枸杞根飲其水故壽經圖

野狐野狐泉店在潼關之西泉在道南店後坡下舊傳云野狐掊而泉涌店人改爲冷淘過者行旅止焉今法饌中有野狐泉者以藁粉爲之亦象此也南部新書

原

原廣平日原下濕曰隰爾雅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太原

原端也平而有度廣延曰大鹵太原也釋名曰地不生物曰鹵盧穀梁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人鹵尚書大傳曰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下而平者謂之

隰水經上平日原下平日隰公羊傳地理風俗記曰原博平

也故曰平原矣水經土地寬博而平正名之曰原李巡爾雅注

畢原周文王葬於畢長安東南有原名畢原關中記

曰文武周公葬于畢師古曰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

漢書

始平長安城北有始平原數百里無山川湖水其民井

汲巢居井深五十丈有伯夷墓人食薇可常食或云夷

叔食三年顏色如故漢時亦謂之北芒巖三秦記

白鹿長安東則驪山西則白鹿原北望雲陽悉見山阜

之形而恒若雲霧之中述征記周平王東遷有白鹿遊於

此原以是得名蓋春運之象三秦記杜陵狗柳川東亦曰

白虎原土有狗柳堡三秦記曰麗山西有白鹿原原上

有狗柳堡秦襄公時有大狗來下有賊則狗吠之故一

堡無患故川得厥目水經

三時三時原在岐州雍縣南二十里封禪書云秦文公

作鄜時襄公作西時靈公作吳陽上時並此原上因名

也括地志御覽引封禪書曰文公作鄜時靈公作吳陽上

時宣公作密下時蓋三時在此原故號三時原

九原京陵縣故城於春秋為九原之地也國語曰趙文

子與叔向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

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其智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

文子曰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矣

故其京尚存漢興增陵於其下故曰京陵焉水經

皇天玉澗水出土漢北流逕皇天原西首上平博方可里餘三面壁立高千許仞漢世祭天於其上名之爲皇天原上有漢武帝思子臺上

樂遊宣帝少依許氏長於杜縣樂之後葬於南原立廟於曲池之北亭曰樂遊原關中記

少陵少陵原南接終南北至澧水卽漢鴻固原也宣帝許后葬於此俗號少陵原長安志

五丈諸葛亮據渭水南原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東轉者是其勇也若西上五丈原諸君無事矣亮果屯此原與懿相禦水經

長安符健攻張琚于宜秋還登石安原而嘆曰美哉斯原也悵然有終焉之志崔鴻前秦錄

萬壽高祖校獵于華池之萬壽原白鹿見高祖親御弧矢射而獲之舊唐書

鳳凰韋嗣立營構別業于驪山鳳凰原鸚鵡谷有重崖洞壑飛流瀑水中宗親往幸焉因封嗣立逍遙公名其所居曰清虛原囷棲谷後漢延光二年鳳凰集新豐卽此原也亦驪山之別麓長安志舊唐書

韓原韓馮翊有原詩曰有悼其道韓侯受命是此原也又古今地名云韓武子食菜於韓原亦秦晉戰於此地卽獲杜回又秦獲晉惠侯以歸之處郡國志

七山河東塩池東吳坂登七山原每登一原輒峭起五

六里原土平廣不知巨極戴延之西征記

風涼麗山之西川中有阜名曰風涼原在礪山之陰雍

州之福地關王圖

野

郊外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爾雅

襄城黃帝將其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宇參乘

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乃

問塗焉莊子

洞庭北門咸問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
治聞之而懼後聞之而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

自得上

絕轡炎帝戮蚩尤於中冀名其地曰絕轡之野帝王世紀

青冠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羗之野鳥谷青丘

之鄉南至九陽之山不死之鄉西至積金之山共肱一

臂三面之鄉光至夏海之窮夸父之野呂覽求八

物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臯跨澤悉毋

野突郎國志曰朝歌縣南有牧野竹書紀年曰周武王

率西方諸侯伐殷敗之于毋野詩所謂毋野洋洋檀車

煌煌者也水經

激物泰自非子受封至昭王滅周之歲在大梁前後七

遷皆在禹貢雍州之域荆山終南敦物之野東井輿鬼

之分鶉火之次也帝王世紀

謀四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裨諲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與裨諲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禮周

少源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著薪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韓詩外傳

丹野桓溫北征姚襄在伊水上許遜曰不見得襄而有大功見襄走入太玄中問曰太玄是何等也荅曰南爲丹野北爲太玄必西北走也果如言幽明錄

廣莫莊子謂惠子曰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莊逍遙

壙垠無名人曰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垠之野應帝王

無極廣成子曰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在宥

霄霓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天上游于霄霓翟之野下出于無垠之門執要道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淮南道

周浪若士曰我南游乎周浪淮南作寬之野北息乎沉薶墨

之鄉論衡道虛

決澦鏡機子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迥漠出幽墟入乎決澦之野七過乎決澦之壑上林賦

莽賁祖禡徒搏拔距投石之部參譚玃玃相與騰躍乎莽賁之野吳都賦

沃野西有王母之山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外是食耳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鸞鳥自歌鳳鳥自舞愛有百獸相群是處是謂沃之野有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嚮躬畏軒轅之臺出海經

天穆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乘西龍名

曰夏后開關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北天穆之野高二千仞上

關塞

關西河天關其星爲天關天文志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聽

關市周禮關在境所以察出禦入蔡邕月令章句

九塞何謂九塞大汾冥淮作阨荆阮方城殺淮下有井

陘令疵句注居庸呂有始

散關周無極元年老子度關關令尹喜先勅門吏曰若有老翁從東來乘青牛薄板車者勿聽過關其日果見老翁乘青牛車求度關關吏入白喜曰諾道今來矣我見聖人矣卽帶印綬出迎設弟子之禮關令老子西遊

遇關令尹于散關抱朴子

六關藏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注

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未游而廢之左文

陽關汝水西南逕陽關故城西春秋襄公十七年逆藏

紇自陽關者也陽虎居之以叛伐之虎焚萊門而奔齊

者也水經

鹿門季孫攻藏氏藏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秀孫用

孟椒之言盟藏氏曰無或如藏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

關藏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襄二

昭關伍子胥與太子建子勝俱奔吳夜行晝伏出到昭

關關吏欲執之胥因許曰上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

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將告子欲取之關吏因舍焉吳越

春秋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

口膝行蒲伏稽首肉祖鼓腹吹篴乞食於吳市卒與吳

國闔閭爲伯史莊

督關楚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楚爲扞關以距之世家

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扞關以距秦鹽鐵論江水

自關東逕弱關扞關注捍關廩君浮夷水所置也弱關

即連平秭歸界昔巴楚數相攻伐藉險置關以相防捍

水經巴郡魚腹扞水有扞關郡國志

焉氏塞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

非上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

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茵改入之夫人聞之大駭令吏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為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茵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眾若此則秦人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獻公以為然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茵改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呂覽當賞

四塞

秦四塞之國也

史蘇秦傳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中為固

婁敬傳

秦地左肴函右隴阨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為固

金城千里

鹽鐵險固

函谷

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

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

史記

函谷關遠岸

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嶮故西京

賦曰巖嶮周固衿帶易守所謂秦得百二并吞諸侯也

是以王元說隗囂曰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關圖王不

成其弊足霸矣

水經

蒲坂魏襄王七年秦王來見于蒲坂關

竹書紀年

鷄鳴

孟嘗君夜出秦關鷄未鳴而關不闔下坐賤客鼓

臂為鷄鳴而雞皆和之關即闔而孟嘗得出

論衡定賢

燕丹

去秦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為鷄鳴眾雞皆鳴遂得逃歸

燕升燕丹孟嘗君義動雞鳴於其下可謂深心有感至誠難奪矣昔老子西入關尹喜望氣於此也故趙至與稽茂齊書曰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水經

白馬倪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之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韓非子公孫龍常爭論曰白馬非白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此虛言難以奪實也桓譚新論

虎牢左魯襄公二年七月晉成公與諸侯會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獵獸於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於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

擒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押畜之東虞是日虎牢矣然則虎牢之名自此始也秦以爲關漢乃縣之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迢迢孤上路直茲邑昇眺清遠勢盡川陸羈途游至有傷深情水經

金事關吏衛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爭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女金而女因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爲明察韓非子

發新沛公西入武關居於灞上遣將軍閉函谷關無內項王項王大將亞父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友耶卽令家發薪一束欲燒關門關門乃開楚漢春秋

終軍終軍初從濟南當詣博士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

漢書

榆林衛青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

本傳

伍被諫淮南王

曰今漢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爲治

本傳

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其水東逕

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自溪西去悉榆柳之藪矣緣

歷沙陵屈龜茲縣西出故謂廣長榆也王恢云樹榆爲

塞謂此矣

水經

長榆塞名或謂之榆中

漢書注

枚乘說吳王

曰秦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羗笮之塞

本傳

徙關函谷關舊在弘農湖城縣西元鼎三年冬樓船將

軍楊僕數有大功耻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請以家

僮七百人築塞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濶於

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

武紀

臨晉所爲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

也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豈若定地勢使無

可備之患

賈誼新書

蕭關元封四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

關歷獨鹿鳴澤

武紀

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

朝那蕭關

匈奴傳

五原耳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就邸留月

餘遺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光祿塞下漢發邊郡士馬送單于出朔方鷄鹿塞匈奴傳

居庸建武十五年二月徙鴈門代郡上谷民置常山關紀居庸關以東武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溪之東岸有

石室三層其戶牖扇扉悉石也蓋古關之候臺矣南則絕谷累石爲關址崇墉峻壁非輕功可舉山岫層深側道褊峽林鄣遽嶮路才容軌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羈官遊子聆之者莫不傷思矣水經

封谷郭月初之長安從宛人陳兆買入關符以入函谷關既入封符乞人曰不乘使者車不出關丹自從入關後不歸家十二年後奉使乃出關竟如本心東觀漢記

玉門光武閉玉門關謝西域之貢紀班超久在絕域年

老思土上疏云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本傳

自敦煌西出玉門關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後西傳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東接漢隄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前西域傳

上黨馮異北攻天井關拔上黨二域注天井關在大行

山下本傳邦水出大行之阜山則五行之異名也淮南子

曰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嶮固德能覆也納貢廼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子以爲能持滿

高誘曰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西北上黨關也詩所謂徒矻野王道傾蓋上黨關卽此山矣水經馮衍遺田

邑書曰上黨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爲國蔽注三關謂上黨壺口石陘也本傳

白水關李固出爲廣漢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本傳

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固解印綬處也梁州記金

牛縣南有故白水關通典

八關散關鄣自南山橫洛水北屬于河皆關塞也卽楊僕家僮所築矣其城西咀塞垣北抗惠水靈帝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五營士屯都亭置函谷關廣成伊闕大谷轅轅旋門小平津孟津八關都尉官治此函谷爲之首在八關之限故世人總其統目有八關之名矣水經

洛陽關鮑昭升高臨四關樂府漢洛陽四關東成臯關南

伊闕關西函谷關北孟津關洛陽記

潼關魏延欲請精兵萬人與諸葛亮異道會於潼關亮制而不許蜀志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或

說因潼谷水以名地也潼關東北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卷坂傍絕澗涉此坂以升潼關所謂沂黃卷以濟門關

矣水經

蜀三關于令升電埽晉紀論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

重山之固吳志蜀有陽平關江關白水關此爲三關張漢南

記漢中褒城漢褒中縣有漢陽平關在縣西北蜀先主破魏軍於此通典昭烈起館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西

百餘區

畧典

白馬蜀孟達降魏文帝以爲新城太守治房陵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側水謂之白馬塞達登之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爲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尙歌之

水經

木蘭漢水石岸有城名陵城周廻數里左岸壘石數十行重壘數十里中謂是處爲木蘭塞云吳朝遣軍救孟達於此矣

上

鬼門關鬼門關在北流縣南三十里有兩石相對其間濶三十步俗號爲鬼門關漢伏波將軍馬援討林邑蠻路由於此立碑石龜尙在昔時趨交址皆由此關其南

尤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諺曰鬼門關十人去九不還

唐宰相李德裕貶崖州日經此關因賦詩云一去一萬

里千知千不還崖州在河處生渡鬼門關

寰宇記唐詩記事楊炎作

李太尉之在崖州也郡有北亭子謂之望關亭太尉每

登臨未嘗不北睇悲咽有詩曰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

猶是半年程青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昔崖

州今瓊州是也

南計新書

瘴江西去火爲山炎徼南窮鬼作

關張均流浦州詩

容州鬼門關其土少鉄以營石爲燒器以烹

魚鮓北人謂之五侯焦石一經火久之不冷今之滑石

也

方輿勝覽

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軍馬經過好行則

天中記

卷十一

五十七

牧華山休息林下惡行則決河漫延人馬不得過矣三秦記

鴈門山海經曰鴈門之水出于鴈門之山鴈出其間在

高柳北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嶺霞舉雲高連山隱

隱東出遼塞水經

鴈塞鴈塞北接梁汶陽郡鴈至矯翮而度同於鴈門也

荆州記梁伯縣界有鴈塞傳云此山有大池水鴈栖集之

故名鴈塞梁州記

楚塞郡西沂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荆門北岸有山

名曰虎牙二山相對楚之西塞也荆門上合下開開達

山南有門之刑故曰荆門荆州記

魯陽魯陽縣有魯陽關左右連山插漢秀木干雲是以

張景陽詩云朝登魯陽關峽路峭且深水經

橋

橋橋水梁也權水上橫木所以度也亦曰杓今謂之略

杓東楚謂橋爲圯說文石杠謂之倚爾雅聚石水中以爲步

度杓也註

百官上虞縣一名虞賓晉太康地記曰舜避丹朱於此

故以名縣百官從之故縣北有百官橋亦云禹與諸侯

會事訖因相虞樂故曰上虞水經

鼃鼃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師至於九江架鼃

鼃以爲梁竹書紀年恨賦方架鼃鼃以爲梁善引竹書周武

天中記

卷十六

五十八

王伐紂東至九江云舜命禹疏川奠岳濟巨海則鼃鼃
以爲橋梁拾遺記

梁澁是令尹闕祁除道梁澁營軍隨架左莊澁水名

淇梁晉平公警守而下會於淇梁襄十梁莫大於淇梁

雨

機橋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爲
機發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橋不爲發又一說交龍捧
輦而機不發但言今不知其故處矣水經

七星蜀有七橋一冲里橋二市橋三江橋四萬里橋五
夷里橋六竿橋七長升橋李冰沿水造橋上應七宿故
光武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星橋間也華陽國志

橫橋秦造橫橋漢承秦制廣六丈三百八十步置都水

令以掌之號爲石柱橋三輔舊事橫橋以象牽牛黃圖橋之北

首壘石水中舊有忖留神象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
人出忖留曰我貌狼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
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脚畫地
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象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
忖留之像曹公乘馬見之驚又命下之水經

渭橋渭橋在長安北三里跨渭水爲橋始皇造渭橋鉄
鐵重不能乃刻石作力士孟賁等像祭之鐵乃可移動
今石人在黃圖渭橋有三所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

橋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

索隱張
釋之傳

霸橋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
贈別王莽時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更霸橋爲
長存橋黃圖

飲馬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長安圖丞相夏侯嬰墓在飲
馬橋東大道南人謂之馬冢三輔舊事

昇仙蜀城北十里有昇仙橋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
安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華陽國志

竹橋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束司馬
懿因渭水漲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遂馳去
水經注

萬里萬里橋在城都縣南八十里蜀使費費使吳諸葛
亮送之於此嘆曰萬里之路始於此橋因名萬里橋華陽國志

河橋杜預啟建河橋于富平津衆論以爲殷周所都經
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作故也預曰昔造舟爲梁則河
橋之謂也遂作橋成上從百官臨會舉杯勸預曰非君
此橋不立也預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獲奉成聖制也
衆咸稱善

旅人洛陽七里澗有石梁卽旅人橋也昔孫登不欲久
居洛陽知楊氏榮不保終思欲遁跡林鄉隱淪妄死楊
駿埋之於此橋之東駿後尋亡矣後朱超石與兄書云

橋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員以通水可受大舫
過也制作奇狀水經

水蘭猪蘭橋其本名荻蘭橋橋之左右豐蒿荻於橋東
劉季和大養猪襄陽太守曰此中作猪屎臭可易名猪
蘭橋初如戲言而百姓遂以爲名矣襄陽耆舊傳

浮橋趙建武中造浮橋於延津上採石爲中濟石無大
小下輒流去用功百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閱工作沈璧
于河明日璧流渚上波蕩上岸遂斬將而還水經

朱雀明帝太甯二年六月丁卯以應詹爲護軍將軍假
節督朱雀橋南諸軍事晉紀吳時南津橋也又名朱雀桁
五丈慕容垂與劉牢之戰于五丈橋澤晉大敗車騎慕

容德等引兵牢之五丈橋牢之馳馬跳五丈澗會符丕
別至而光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燕錄

河厲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兩
岸累石作基陞節節相次大木從橫更鎮墜兩邊俱來
相去三丈並大林以板橫次之施句欄甚嚴飾段國沙州記

長分閭闔門城外七里長分橋中朝時以穀水浚急注
於城下多壞民家立石橋以限之長則分流入洛故名
曰長分橋或云晉河間王在長安遣張方征長沙王營
軍於此因爲張方橋也今民間訛語號爲張夫人橋朝
士送迎多在處伽藍記

崔公崔亮爲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舡行人艱阻

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後周書

天津天津橋在河南縣北四里隨大業元年初造用大舡維舟以鐵鑰鉤連南北夾路對起四樓其樓爲日月表勝之象正觀十四年更令石工累方石爲脚爾雅斗牛之間爲天漢之津故取名元和志

石橋趙州石橋甚工磨櫨密緻如削焉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上有勾欄皆石也勾欄並有石獅子龍朔年中高麗謀者盜二師子去後復募匠修之莫能相類者至天后大足年默啜破趙之定州賊欲南過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一青龍卧橋上奮迅而怒賊乃遁去

朝野僉載趙郡浚河石橋隋匠李春之跡也製造奇特張嘉

正柳渙張或爲銘文粹

大陽大陽橋長七十六丈廣二丈架黃河爲之在陝縣東北三里正觀十一年太宗東巡遣武侯將軍丘行恭

營造元和志

肥鄉神龍中韋景駿爲肥鄉令縣北瀕漳水連年泛濫舊坊迫漕渠雖峭岸隨卽壞決景駿相其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障水至隄距輒去其北燥爲腴田維漕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人立石著功數年後刺趙州道出肥鄉民曰學廬館舍橋郭皆公所治本傳

初都城洛水天津之東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橋及

利涉橋以通行李上元中司農卿韋機始移中橋置于安衆坊之左街當是夏門都人甚以爲便因廢利涉橋所省萬計然歲爲洛水衝注常勞治葺李昭德創意積石爲腳銳其前以分水勢自是竟無漂損

唐舊

河橋蒲津河橋天下之要津也唐明皇詔鑄鉄牛八頭繫纜柱二十四條連鎖一十二條山架八所牧人八枚於中渾分立亭亭有虹蜺之狀實萬代之奇絕也又詔中書令張說製河橋贊置于中渾之上

紀異記

銷魂長安東灞陵有橋來迎去送皆至此橋爲離別之

地故人呼之銷魂橋也

天寶遺事

折柳雍陶典陽安送客至情盡橋問其左右曰送迎之

地止此故橋名情盡陶命筆題其柱曰折柳橋自後送別必吟其詩曰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名爲情盡橋自

此改名爲析柳任他離恨一條條

唐詩紀事

鬼橋方輿縣鬼橋忽一夜聞人呼喚聲車行雷駭曉而石橋自成家家牛皆喘息未定

述征記

吳興駱駝橋在雪

溪上唐初建又名迎春橋以其直迎春門也舊傳此橋梁或摧圯將墜夜遠處聞橋上若有千餘人工作呼聲及旦橋梁之將墜者煥然一新皆商舶上桅檣木也居處近橋者一無所聞覺或云此魯般仙也

百花元徹柳實二人泛海底孤島上見玉虛尊師南冥夫人拜謁求歸路夫人曰有百花橋可行俄有長橋上

有異花二人登岸回視已無橋矣奇傳

崔生入山遇仙女爲妻還家得隱形符潛游宮禁爲術士所知追捕甚急生逃還山中隔洞見其妻告之妻擲其領巾成五色虹橋度崔追者遂不及矣史

魚鱉高麗國王有侍婢自云有氣如鷄子來下我故有身后生子名東明東明善射王恐其害國欲殺之東明走至淹水以弓擊水魚鱉浮爲橋旣渡魚鱉解散論衡夫余王得河伯女而生一郊一男子破郊而出名曰朱蒙夫余之臣欲殺之朱蒙東南走遇一大水曰我河伯外孫於是魚鱉積而成橋遂渡隋書

天中記十六卷終

